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 第487期 | **新民晚报** | 责编:殷健灵 赵美 视觉:戚黎明

B1

1 木心讲义的公布难题

北京的秋日顶顶舒服。据说郁达夫当年愿折去自己寿命的三分之二，来抵换这北国之秋三分之一的零头。秋夜是北京，微微起风，稍有凉意，却不致拘束手脚，反透着一股旷爽。伴着北京的哥特有的时局评论，三年前的一个秋夜，我和朋友摸到了丹青先生的画室。

画室格外高敞，四下则是各种画具与画作，有大有小，竖站横躺。欧式古典家具，摆设大抵自各地搜觅携来的玲珑玩意。近门处，则是一张大桌的，杂乱搁着画册、书籍、画笔、未及收拾的碗筷，外加一盒香港美心月饼，几本平摊着的写满字迹的黑皮笔记本。

前来应门的乃是丹青先生的一位学生，客气谦朴，将我们引入画室。我平视开去，却未见丹青先生，此时耳边传来一阵似乎有点憋抑的活语声——我听得出来是丹青先生——“文豪，依稍许等歇，我马上好了！”循声看去，丹青先生正褪去外衣，躺在一张卧榻上，身边则是一位忙着给他揉按腰部的中年男子，嘴里喃喃有声，间或腾出手来擦拭额上的汗水。

约莫十分钟后，丹青先生走过来，带着些许不好意思的表情，欠身说道：“啊呀，文豪啊，请个勿好意思，我欠些辰光腰勿大灵光，所以请个医生过来推拿一下，实在勿好意思。”说着，从旁取出茶杯，招待我们。

闲聊过后，丹青先生指着桌上的几本黑皮笔记本，跟我说，这些就是他当年听木心先生讲课的笔记。我随即翻开细看，密密麻麻的笔录，丹青先生的草书我不是很能认全，但笔录的体量之大还是让我惊到了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一旁开着的电脑里的文档，丹青先生正自己一字一句录入笔记，“我的记录别人认不得，没办法，只能我自己来弄。这几天腰不好，就弄少点。”

接着，丹青先生问我，“文豪啊，当年听课里有几节是我们撷橡木心先生讲解自己的作品，我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公之于众，你觉得呢？”我知道木心先生的事在丹青先生这里从来是头等大事，想了想，答道：“目下似乎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您以为呢？”记得当时丹青先生深深吐了一口烟圈，双眼眯缝着，不言语，点了一下头。

按照阿城的说法，时间快得像压缩饼干一样。三年后的今天，当初出于谨慎而未加公布的九讲听课笔记近也出版了，成一本《木心谈木心——文学回忆录补遗》。在记中，丹青先生历历忆述往昔的纽约课时，而我，无端念及的却是三年前那个秋夜他的迟疑与审慎。

2 思虑周全,待人体贴

是的,迟疑与审慎。我知道,大抵人们对陈丹青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敢言与敢为,而

近日，作家木心的《文学回忆录补遗本》出版。8月19日，陈丹青将出席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专场活动，与学者陈子善，作家金宇澄、孙甘露等进行主题为“木心谈木心”的文学对谈。

在大众面前，陈丹青历来敢言敢行；而晚辈顾文豪此次却执笔为我们讲述了他眼中另一面的陈丹青。

——编者

我，记忆分明的还是他的思虑周全与待人处事的体贴。早前与孙甘露老师闲聊，他有一个关于陈丹青的说法至今令我印象深刻，他说陈丹青只处事，不处世。意不谐俗，可以的，甚至是应该的，但我每见大学里动辄批评世道的教授就难免心头起疑，因为我很少看见他们对具体人事的关心与体贴，或许在他们眼里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词汇——他们对所谓世道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念叨，有时大概更多是出于对听众拥趸的潜在需要。

相比之下，在那个被媒体制造出来的愤怒老年陈丹青的形象背后，我见到的是一个虑事周全、待人细心的陈丹青。

丹青先生的体贴之处委实太多，我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。倒是有两回饭局上的细节，始终令我记忆犹新。一回是上海朋友请客，吃饭的酒家最擅长的一道菜是干煎带鱼，老板也颇是客气，给丹青先生夹菜，说道：“丹青啊，这道干煎带鱼依尝尝看，估计北京做勿出。”丹青先生忙站起，连夹两块带鱼到碗里，笑说：“肯定的，我在北京就想吃干煎带鱼，我要吃两块！”又一回是饭局之后，众人纷纷离座到门口打车，待空车来，众人当然让丹青先生先上车，但他执意不允，而是让给同行朋友中的几位女士，最终直到差不多饭局上的朋友都打到了车，他才给自己打车。

什么是风度?我以为这就是风度。什么是教养?我以为这就是教养。在我参加过的几次

有心之人 无物之阵

陈丹青



顾文豪

丹青先生的饭局上，我从未见他有一丝名人的倨傲，若同席者并不很熟识，他甚至会讲一些手机笑话或段子，博大家一笑。而座中若有女士，他更会小心地坐远一点，以免抽烟影响到她们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以丹青先生的久历江湖，饭局酬酢当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我在乎的是他真能照应到座中的每一个人。言语的应对，话题的转接，他应付裕如，别人的谈话，他耐心倾听，偶尔的冷场，他主动暖场，同坐女士的精心妆饰，他也会不吝赞词，而那时，那些女士的脸上往往会绽放出一朵花。

3 诚心诚意与冷言冷语

实话说，在丹青先生的身上，我开始渐渐明白有心人这一词语究竟何意。这种有心，当然不仅指的是我上文所述的对于人情细节的敏锐观照，按照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说法，写作意指“一种观看和感受的方式”，而“每一种写作，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”，换句话说，真正的有心是对所处时代的文化现状的真切洞察。

有回我跟他闲谈起某作家的闲雅散文，纸窗梅花、古董书画、清香袅袅，一派令人羡慕的名士风雅。这时，丹青先生跟我说，他现在知道当年鲁迅为何说小品文是“小摆设”了，这种清雅文章固然不错，但你看看中国的

现状,怎么可以天天弄这种文章呢?

近时，丹青先生与媒体合作，弄了一档视频脱口秀《局部》，每期讲述一幅画作，收视效果大佳。我很早就知道他有一个动念已久的写作计划，即是写一本《次要的作品》，讲述那些名家不为人们熟知的次要之作。这次借录制视频的机会，这一心愿算是小小得偿。但这些节目真的只是名画普及抑或画家介绍吗？

按照丹青先生激赏的英国文化学者约翰·伯格在《观看之道》一书里的说法：“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或阶级，它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，远不如一个始终得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或阶级。”当我们不再观看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所谓的艺术教养，更是同历史的血脉联系，是“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”。因此，这档节目唤起的或许也不仅是青年人对于所谓名家名作的好奇之心，而是关于“观看”的自觉——“节目一集集播下去，其实都在讲‘观看’，不是讲画。手机视频，那不叫看画，那是看影像，看彩色斑点，真要看画你得进美术馆，得站在那幅画跟前，好画是活的，好画就是教科书。”

节目虽热播，但外间议论纷纷。占得声名，必也满身污泥。早先《百家讲坛》热播那年，丹青先生去重庆四川美院做活动，活动前在人丛里站着，边上有位青年问，您看易中天节目吗？学者该不该上电视？丹青先生随口说一句，那算屁事啊，电视普及后，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。翌日报端大标题：《陈丹青：易中天是个屁》。

这等闲言碎语，对久在话语泥沼之中的丹青先生来说，真是不值一提。我知道，他最惹人侧目的还是近年来对木心先生的大力推介——夸赞他古道热肠的不少，讥讽他借机招摇的也多。

两年前，丹青先生来上海书展参加木心先生《文学回忆录》的专场活动。现场一位青年读者一脸诚恳地问道：“陈老师，您这样推介木心先生，是不是会捧杀他啊？这样会不会导致盲目炒作啊？”好诚心的青年，好尴尬的问题。一旁的陈子善老师接言道：“有捧杀吗？我看捧得还不够啊，木心有郭敬明红吗？”丹青先生则无奈答道：“我不知道除了捧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面对木心，我也很为难。”而当另一位读者讲到或许百年后只有木心先生声名永存时，我只能疑惑，如果今天不是丹青到场，上海图书馆的700人场地会座无虚席吗？读者会仅仅因为木心二字纷至沓来吗？我们该相信百年后虚妄的可能吗？

■ 后记

这篇文章刊出后不几日，丹青先生将赴沪参加《文学回忆录补遗本》的发布活动。我相信届时仍旧会人头攒动，但我同样相信我的疑惑仍旧存在，仍然会有无数诚恳的青年，无数尴尬的情势。

鲁迅在《野草》里曾有“无物之阵”的说法：“他走进无物之阵，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。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，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，正如炮弹一般，使猛士无所用其力。”布阵的物，鲁迅当年提及的有体面的慈善家，学者，儒商；还有奸听的道德，国粹，公义。而时至今日，恐怕这“无物之阵”更其软媚合宜，堂堂正大，于是也就更加狠辣歹毒。

所以，我每回眼见耳闻丹青先生真心诚意地弄一件什么事，又或是写了一篇惹人议论的文字，钦佩之余，都不免暗暗在想，或许他入阵又深了一步，前头还有更多点头的武器，甜媚的炮弹，饶是你再有心有有意，这无物之阵总有消蚀你的办法，刺杀你的门道。

于是，我忽然有点明白了三年前那个秋夜，丹青先生的迟疑与审慎。

